

明皇雜錄

附校勘記逸文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明皇雜錄二卷別錄一卷唐鄭處誨撰處誨字延美滎陽人宰相餘慶之孫太和八年登進士第官至檢校刑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事蹟附見舊唐書鄭餘慶傳是書成于大中九年有處誨自序案史稱處誨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于世晁公武讀書志則載明皇雜錄二卷然又曰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則史併別錄數之晁氏析別錄數之也葉夢得避暑錄話曰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

新書取以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曰開元二十四年
盛夏奉勅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
非秋賜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不獨爲曲江而設也
乃知小說記事苟非耳目親接安可輕書耶云云則處
誨是書亦不盡實錄然小說所記真僞相參自古已然
不獨處誨任博考而慎取之固不能以一二之失實遂
廢此一書也避暑錄話又曰盧懷慎好儉家無珠玉錦
繡之飾此固善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
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此理此事蓋出鄭處
誨明皇雜錄而史臣妄信之云云今本無此一條然則
亦有所佚脫非完帙矣

明皇雜錄卷上

唐鄭處誨撰

守山圖經

錢氏之接戶

開元中房琯之宰盧氏也邢真和璞自泰山來居瑯琊心禮敬因與攜手閒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拍地令持塔掘深數尺得一餅餅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卽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膾旣歿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元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閩州寄居州之紫極宮卧疾數日使君忽具鱸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積於宮中棺得梓木爲之

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瑄爲司戶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縣丞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合爲杭州刺史某雖不見亦合蒙其恩惠旣而房以宰輔齎冊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崔後果爲杭州刺史下車訪孫生卽已亡旬日矣署伊子爲牙將以粟帛賑卹其家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直宿者爲誰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卽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嘗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今爲北方諸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邱今爲朔方節度上卽令草詔仍令

宮人持燭抗跪于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勅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邱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闕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灑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啟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歎用舍如有人主張

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厲至嚴常令衣青布襦伏于牀下出其頸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于一時性疎俊嗜酒及元宗旣平內難將欲草制書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

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元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使扶臥於御前元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旣醒受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元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頰爲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頰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頰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爲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頰第五詵第六冰第七詵善八分書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

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于其間歌舞不輟時劉宴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十歲形狀獐劣而聰悟過人元宗召於樓上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中櫛元宗問宴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宴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宴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元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薦在華清宮珣子撫爲會昌尉珣遽召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旣至國忠私第五鼓

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撫蓋微笑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却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爲鼠輩所賣耶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珣曰國忠持勢倨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柰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旣而爲戶部侍郎珣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列暄話於所親尚歎己之淹徊而謂珣遷改疾速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憇於逆旅獨酌獨吟會有風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領一小童避雨於此穎士見之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

定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潁士倉忙覘之左右
曰吏部王尚書召邱初蕭潁士常造門未之而極驚愕則日
具長牋造門謝邱命引至廡下坐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
屬當庭訓之耳頃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
潁士終揚州功曹

潤州刺史韋誥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壻雖門地貴盛聲名
藉甚者誥悉以爲不可遇歲除日閑無事妻孥登城眺覽見
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瘞誥異之召吏指其所訪求焉吏還白
曰所見乃參軍裴寬所居也令與寬俱來誥詰其由寬曰某
常自戒義不以苞苴汚其家今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旣不
能自欺因與家僮瘞於後園以全其所守不謂太守見之誥

因降階曰某有息女願授君子裴拜謝而去歸謂其妻曰嘗求佳壻今果得之妻問其誰卽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明日

復召來韋氏舉家視其簾下寬衣碧衫踈瘦而長

舊制八品以下衣碧

入門其家大瓌呼爲鸛鵲詵妻涕泣于帷下旣退詵謂其妻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奈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詵竟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寬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望以寬爲稱首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疑阻屢以其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旣病誠諸子曰張丞相與我不叶疊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現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

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當悔若郤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旣歿，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核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張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爲刪改。姚氏諸子仍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知才之不及也遠矣。」

李適之旣貴，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鬬。家僮告適之，乃往其所，酌酒自誓而鬬，亦不解鼎耳及

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時人知其禍未止也俄爲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適之男霽爲衛尉少卿亦貶巴陵郡別駕適之至州不旬月而終時人以林甫迫殺之霽乃迎喪至都李林甫怒猶未已令人誣告於河南府杖殺之適之好飲退朝後卽速賓朋親戚談話賦詩曾不偏於林甫初適之在相位日曾賦詩曰朱門長不備親友恣相過今日過五十不飲復如何及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歎之李林甫宅亦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其地立嘉猷觀林甫將疾晨起將朝命取書囊卽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書囊頗重於常侍

者開視之卽有二鼠出焉投於地卽變爲狗蒼色壯大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聲狗形卽滅林甫惡之稱疾不朝其日遂病不踰月而卒

唐天后嘗召諸皇孫坐于殿上觀其嬉戲取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元宗端坐略不爲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遂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載誕之三日後以朱絡衣襪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之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元宗卽位每京師僊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注逼而視之若奮鱗鬣開元中三輔大旱元宗復祈禱而

日 三 卷 一
涉旬無雨帝密投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及幸西蜀車駕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泣然流泣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自此每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旣還京爲小黃門攘竊以遺李輔國李輔國常置於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之已亡其所

王鉞之子準爲衛尉少卿出入以鬪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爲將作監亦入侍帷幄岫常爲準所侮而不敢發一言一旦準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瑤宏第瑤望塵趨拜準挾彈命中於瑤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爲取笑樂遂置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七公主卽帝之長女也仁孝

端淑頗推於戚里帝特所鍾愛準旣去或有謂瑤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長公主帝愛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耶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爲七郎其盛勢橫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王毛仲本高麗人元宗在藩邸與李宜得服勤左右帝皆愛之每侍宴與姜皎同榻坐於帝前旣而貴倨恃舊益爲不法帝常優容之每遣中官問訊毛仲受命之後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後遣還高力士楊思最忌之頗深而未嘗敢言於帝毛仲妻李氏旣誕育三日帝命力士賜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爲五品官力士旣還帝曰毛仲喜否復有何詞力士曰出其兒以示臣熟眎襁中曰此兒豈不肖三品官帝大

明皇雜錄卷上
怒曰往誅韋氏此賊尚持兩端避事不入我未嘗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耶由是恩義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後十五年至開府者惟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

明皇雜錄卷上

明皇雜錄卷下

張九齡在相位有謬誤匪躬之誠元宗旣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意陰欲中之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因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爲歸燕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泊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雕挾兩兔俄而詔張裴爲左

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猶爲左右丞相耶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以下視之不覺股栗

元宗宴於勤政樓下巷無居人宴罷帝猶垂簾以觀兵部侍郎盧絢謂帝已歸宮掖垂鞭按轡縱橫樓下絢負文雅之稱而復風標清粹帝一見不覺目送之問左右曰誰近臣具以絢名氏對之帝亟稱其蘊藉是時林甫方持權忌能帝左右寵倖未嘗不厚以金帛爲賄由是帝之動靜林甫無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絢之子弟謂曰賢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藉才聖上有交廣之寄可乎若憚遐方卽當請老不然以賓詹仍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子歸而具道建議可否于是絢以賓詹爲請林甫恐乖衆望出爲華州刺史不旬月誣其有疾

爲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員外安置

唐元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請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郡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繡伏箱之半蒙以虎皮及爲犀象形狀觀者駭自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子薦于薦魯山文也元宗聞而異之試徵其詞乃歎曰賢人之言也其後上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從命徵還而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帔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丸劒角抵戲馬圖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

自帷中出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列大象犀牛
入場或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樂貴
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卽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

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
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製渭川特承顧遇於東都大
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
於都下

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外別墅號綠野堂

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

勝賞爲人歌數闋座中間之莫不掩泣罷酒則杜甫嘗贈詩
所謂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
落花時節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監滌中書令提之第也

唐開元中關輔大旱京師闕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於山澤

間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砌一殿因召少府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畫一龍紹正乃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而生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溼設色未終有白氣若簾廡間出入於池中波湧濤洶雷電隨起侍御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陰雨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霖遍於畿內

安祿山之陷兩京王維鄭虔張通皆處於賊庭洎克復俱囚於楊國忠舊宅崔相國圓因召於私第令畫各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勲貴莫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深頗極能事故皆獲寬典至於貶降必獲善地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畧互相排擯

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張相善張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旣至因忌日齋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寮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事陳說忠貞蹇諤嘗勤勞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上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譴逐歲久因加甄收頲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

元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鳧雁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於

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鳬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迴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丁香爲山以狀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下數十萬貫旣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銜韉組繡爲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照灼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僕御車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

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昧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號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直

楊貴妃姊號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宅第棟宇之華盛舉無與比所居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於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黃羅帔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賣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舍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發東西廂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童聚其琴書委於路中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酹號國中堂既成召匠巧塲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瑟瑟三斗爲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

之畧無所傷旣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號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張果者隱於恒州條山常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屢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姑女廟前時方盛熱須臾臭爛生蟲聞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果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摺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還成驢矣開元二十三年元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

嶠齋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元宗因從容謂曰先生得道者何齒髮之衰耶果曰衰朽之歲無道術可憑故使之然良足恥也今若盡除不猶愈乎因於御前拔去鬢髮擊落牙齒流血溢口元宗甚驚謂曰先生休舍少選晤語俄頃召之青鬢皓西愈於壯年一日秘書監王迴質太常少卿蕭華嘗同造焉時元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謂二人曰娶婦得公主甚可畏也迴質與華咸未諭其言俄頃有中使至謂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於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詔二人方悟向來之言是時公卿多往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之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

食食酒但進美酒及三黃丸元宗留之殿賜之酒辭以山臣
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飲可一斗元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
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淡謁見上
言詞清爽禮貌臻備元宗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於側未宜
賜坐元宗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辭果辭曰不可
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元宗又逼賜之酒忽從
頂湧出冠子落地化爲一榼元宗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已失
道士矣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
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有歸夜光者善視鬼元宗嘗召果
坐於前而敕夜光視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張果安在乎
願視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見又有邢和璞者

嘗精於算術每視人則布籌于前未幾已能詳其名氏善惡
夭壽前後所算計千數未嘗不析其詳細元宗奇之久矣及
命算果則運籌移時意竭神沮終不能定其甲子元宗謂中
貴人高力士曰我聞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療其體外物不能
免其中今張果善算者不能究其年視鬼者莫得見其狀神
仙倏忽豈非真者耶然嘗聞堊斟飲之者死若非仙人必敗
其質可試以飲也會天大雪寒甚元宗命進堊斟賜果果遂
舉飲盡三卮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卽偃
而寢食頃方寤忽覽鏡視其齒皆斑然焦黑遽舍侍童取鐵
如意擊其齒盡墮收於衣帶中徐解衣出藥一帖色微紅光
瑩果以傳諸齒穴中已而又寢久之忽寤再引鏡自視其齒

已生矣其堅然光白愈於前也元宗方信其靈異謂力士曰
得非真神仙乎遂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
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塵應召赴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
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
授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元先生未幾元宗狩於咸陽獲一
大鹿稍異常者庖人方饌果見之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
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於上林時坐獲此鹿旣而放之
元宗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爲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捨
鹿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獲銅牌二寸許但
文字凋暗耳元宗又謂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矣
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八百五十二年矣

元宗命太史校其長歷畧無差焉元宗又奇之也是時又有道士葉法善亦多術元宗問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訖卽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卽得活元宗許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元宗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譴之恐敗天地間事耳元宗復哀請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卽時復生其後累陳老病乞歸恒州詔給驛送到恒州天寶初元宗又遣徵召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視之空棺而已

李遐周者頗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元都觀唐宰相林甫嘗往謁之遐周謂曰若公存則家泰亡則家

破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戲之耳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旣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時人莫曉後方驗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疋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蜀中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其所先見皆此類矣

開元中朝廷選用羣官必推精當文物旣盛英賢出入皆薄其外任雖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員而授時以爲左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爲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爲郡守西

郊盛設祖席宴罷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塵謂掾吏曰班公是行何異登仙乎爲之騶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駕旣而爲詩投相府以道其誠其詞爲當時所稱賞

元宗嘗器重蘇頲欲待以爲相禮遇顧問與羣臣特異欲命相前一日上祕密不欲左右知迨夜將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廷直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卽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旣成其詞曰國之壞寶上尋讀三四謂嵩曰頲壤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慚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旣退上擲其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

嵩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

左右

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默識神覽皆此類也

元宗命宇文融爲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爲盧從愿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倚爲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官婚鼎盛於一時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從愿爲多田翁從愿少家相州應明經常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自明經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員外至侍郎只七個月

明皇雜錄卷下

明皇雜錄校勘記

郡齋讀書志明皇雜錄二卷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
今本雜錄二卷其補遺一卷當卽別錄也與讀書志合若直
齋書錄解題僅云一卷崇文總目以鄭處誨爲趙元則皆誤
矣是書刊本甚尠伏讀

四庫全書提要据葉夢得避暑錄話所摘盧懷慎事今本無
之知有佚脫考此條今見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一太平廣記
一百六十五又御覽廣記孔氏六帖海錄碎事文類聚諸
書引明皇雜錄頗出今本之外其引補遺處統稱雜錄或以
別錄附後本可分可合之故惟史稱李德裕撰次柳氏舊聞
處誨以爲未詳別撰明皇雜錄三篇不云復有補遺不可解

一也志著明皇雜錄二卷無別錄名不可解二也諸書所載逸文雖不定其果非別錄與否而今補闕十二事宛然無關則佚脫並在雜錄中不可解三也上卷玉龍子一條六帖八十二引稱別錄不可解四也錄中事實前後顛倒絕無倫次且二卷之書佚見幾半不可解五也竊意原本三篇晚定二卷或經散佚好事者重爲綴輯其所不及後人又錄爲補遺晁氏所見已非原本祝穆生在晁氏後類聚前集崔琳條後集雪衣女條殆轉引他書耳茲訂正譌脫搜采逸文合附於後卽不能補成完帙然較舊本已十贏三四至句字間小小異同恐傷瑣屑不復識別類書援引往往刪節成文間加點竄要不足爲據也丁酉秋九錢熙祚識

卷上

房琯條

邢真和璞

真下當依廣記一百四十八補人字

使君

御覽八百六十二作刺史

張嘉貞條

今爲北方諸伯

廣記一百四十八作侯伯案疑當作諸侯

勤政樓條

大張樂

御覽五百六十樂上有聲字

出入于其間歌舞不輟

六帖三十作立其

上而舞中音節

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御覽文作綾此下有時有公孫大娘者善

劍舞能爲鄰里曲及裴將軍士謂之春秋設大張伎樂雖小大優劣不同而劇其華侈退方僻郡歡縱亦然四十九

字今本無之然語多不可曉疑亦有脫誤

李適之條

曾不偏於林甫

廣記二百六十二偏作備

王鉞條

出入以鬪雞侍帝左右

廣記一百八十八出入下有宮中二字

天子怒無所

畏

句上脫瑤日二字當依廣記補

卷下

張說條

俄而遷荊州長史

廣記二百三十五句下有由是二字

華清宮條

其蓮花猶存

廣記二百三十六猶存上有至今二字事文類聚前集十八作至今在

競車服

六帖十一競下有飾字

爲一犢車

六帖爲上有各字

號國夫人條

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

御覽八百八盞作盃下有二字

皆

乘以木瓦

御覽乘作承六帖節引此文云後復歸韋氏因大風折木墜堂上不損視之瓦皆堅木也然則

原本曾有暴風上當有復歸韋氏四字

李遐周條

唐宰相林甫

林甫上脫李字當依廣記三十一補

一旦遐周既去

既字誤當依廣記作

隱

蘇頲條

欲待以爲相

廣記四百九十五待作倚

補遺

高力士條

丹谷多薺

六帖十六丹作山

牛仙客條

卽當康訐

廣記二百六十
卽當下有用字

益爲嗤笑

廣記未有注云今新
昌里西北牛相第卽

訐宅也

舞馬條

絡以金銀

銀字六帑六十一事文類
聚後集三十八並作鐸

自蜀回條

無不掩泣

碧雞漫志引此作爲倚
樓曲曲罷無不感泣

益加怨焉

案此下似當
另起然讀書

志云別錄十二事則
晁氏所見已合爲一

亦游於國忠及諸姨宅

此下有脫文
當依御覽五

百七十四補云上至華清宮復令召焉無罷兩堂因出金
粟裝臂環云此貴妃所與上持之出涕左右莫不嗚咽

明皇旣幸蜀條

此當別爲一條舊本因
前條脫簡遂合爲一誤

杜甫條

旅於衡州耒陽縣

御覽八百六十三旅上有羈字下有顛頓二字

逸文

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劍舞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益壯其頓挫勢也

御覽五百七十一

案上並見樂府雜錄此疑有誤

開成末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支不異女郎也

同上此亦疑樂

府雜錄文

天寶中上命宮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賀懷智洞知音律安祿山自范陽入

觀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安皆陳于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
人間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逤檀
爲之溫潤如玉光輝可見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抱
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六帖如作出而諸王貴主
洎虢國以下競爲貴妃琵琶弟子每奏曲畢廣有進獻御覽五百

八十三六
帖六十二

李林甫子瑁鄭平爲戶部員外郎嘗與林甫同處一日林甫
就院省其女遇平方柳髮見林甫坐處甘露羹取而食之曰
縱當華皓必當鬢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賜林甫食中有甘露
羹遂以與平平食訖一旦髮毛如髻御覽入百六十一海錄碎事十上引云李林甫

瑁鄭平鬢髮斑明皇幸林甫第賜食以甘露羹與平食一夕髮如黧疑御覽有脫誤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崇禮太府少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內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懼問史敬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罷朝歸則裸袒桎梏坐於叢棘如是者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媿之遣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門貴妃妹也姨方登樓臨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未荅使人去簾觀之姨於是固留邀敬忠坐樓乃曰後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輒遺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爲相以吉溫陰害

有憾于慎矜遂構成其事下溫案之溫求得敬忠於汝州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復宗祖之業於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

廣記一百四十三

唐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宇皆極儉陋既貴妻孥尚不免飢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爲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後爲黃門監兼吏部尚書卧病旣久宋璟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卧于敝簣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與從愿見之甚喜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脩然無辨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爲藩輔聖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

疾旣篤因手疏薦宋璟廬從原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憚惜旣歿家無留儲惟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因校獵于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爲罷獵因憫其貧匱卽以縑帛贈之

廣記一百六十五御覽入百四十一避暑錄話上

唐崔曙應進士舉作明堂火珠詩有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其言深爲工文士推服旣天歿一女名星星而無男當時

異之

廣記一百九十八

開元中有名醫紀朋者吳人也嘗授祕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晨則笑

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頃復仆于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之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大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且長食純蹄羹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有後來者所激因仆于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之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于路旁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卽以消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視之鱗甲備具

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邊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郎劉復爲周作傳

敘述甚詳

廣記二百十九御覽九百三十證類本草三四吳郡志四十三

哥舒翰嘗鎮於青海路旣遙遠遣使常乘白駱駝以奏事日

馳五百里

廣記四百三十六

上在東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大陳影燈設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時有匠毛順巧思結創繪彩爲燈樓三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懸珠玉金銀微風一至鏘然成韻乃以燈爲龍鳳虎豹騰躍之狀似非人力

六帖四

正月望夜上與葉法善游西涼州燭燈十數里俄頃還而樓

下之歌舞未終

同上

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羣公咸就觀禮

同上

上自解紅玉帶賜甯王

六帖十二

上以紫金帶賜岐王蓋昔高宗破高麗所得開元中高麗遣

使來朝宴內殿因從容言於內臣曰紫金帶本國亡是歲荒

民散干戈屢起幸在內帑一見足矣上聞之封付其使

同上

帝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五王處號五王帳

六帖十四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祿山洗足韓

公腳下有黑點子祿山因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

汝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此將軍者

黑而加大韓公奇而翫之益親厚

六帖三十一唐語林末句作新爲後見彌加慰勉

吳道元善書將軍裴閔請畫天宮寺壁道元曰聞將軍善舞
劍願作氣以助揮毫閔欣然爲舞一曲道元看畢奮筆立成
若有神助

六帖三十二

明皇自爲上皇嘗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雙鶴下顧左右

曰上帝召我爲孔昇真人未幾果崩

六帖三十八

興慶宮帝潛邸於西南隅起花萼相輝二樓與諸王游處祿
山犯順乘遽以聞議欲遷幸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
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
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詞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也遂

不終飲而去

六帖六十一碧雞漫志又六帖九十四作窺胡

歌歌云云上聞之潛然流涕顧侍

臣云云不待終曲而去與此小異

羯胡犯京上欲遷幸復登花萼樓置酒四顧乃命進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長樂宮中常置別榻以帕覆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嘗持用至是命樂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僧段師彈之

六帖六十
二難助

元獻皇后思食酸味明皇以告張說因進經袖出木瓜以獻

六帖
一百

元宗曰我祖破高麗獲紫金帶紅玉支二寶朕以岐王初進龍池篇賜之金帶以紅玉支賜妃子後以賜阿蠻

海錄碎
事十五

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是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樂小部者

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歲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

未名會南海進荔支因名荔支香

海錄碎
事十六

元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爲正始之音上覺命玉笛習之盡得其曲

同上

元宗夢凌波池中龍女製凌波曲

同上

崔琳三十年間無中外總麻之喪

事文類聚前集五十二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爲雪衣女性卽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亦不離屏幃間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入局中鼓舞

上六字六帖作卽飛至將翼

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

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鸞鳥所

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
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上與貴妃出于別殿貴妃置雪衣娘
于步輦竿上與之同去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鸚鵡方
戲于殿上忽有鷹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于
苑中爲立塚呼爲鸚鵡塚

事文類聚後集四十六帖九十四

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

龍改齋漫錄十四

肅宗中興而枯松復生

同上

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

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

碧雞漫志

上幸東都至繡嶺宮

玉海百五十七

明皇雜錄校勘記終

明皇雜錄補遺

高力士既譴於巫山丹谷多薺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爲詩寄意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其後會赦歸至武溪道遇開元中羽林軍士坐事謫嶺南停車訪舊方知上皇已厭世力士北望號泣嘔血而死

天寶末羣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工騎士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衛送於雒陽至有逃於山谷者而卒能羅捕追脅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樂工求訪頗切於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因相與大會於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大陳御庫珍寶羅列於前後樂既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歔相對泣下羣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

雷海清者投樂器於地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清於戲馬殿
支解以示衆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時爲賊拘於菩提寺中
聞之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
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

唐天寶中有孫甌生者深於道術元宗召至京師甌生善輶
石累卵折草爲人馬乘之東西馳走太真妃特樂其術數召
入宮試之及祿山之亂不知所之

唐開元中有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潔縉紳
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檀施巨
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學徒告已將終兵部侍郎張均
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禮部侍郎韋陟常所禮謁

是日亦同造焉義福乃昇座爲門徒演法乃曰吾沒于是日當以訣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忽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數年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攜房之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僞署房瑄贊兩朝竟立大節

僧一行姓張氏鉅鹿人本名遂唐元宗旣召見謂曰卿何能對曰唯善記覽元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旣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元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旣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

且聚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于嵩山因請鴻爲文
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於几案上鐘梵
旣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羣
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旣至伸紙微
笑止于一覽復致于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
會於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
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
求師資不遠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
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旣
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
達耶卽徐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

言而入稽首諸法盡授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忽改爲西流
矣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
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今年期畢矣而一行
造大衍歷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
尹崇借楊雄太元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
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
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元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
嗟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
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常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元宗敬
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
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

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實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元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殞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藏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喜慈心降一切障如臣曲見莫若大赦

天下元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至
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
居一日寬詣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少憇也寬
乃屏息止于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
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
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
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
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經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唐元宗旣用牛仙客爲相頗憂時議不叶因訪於高力士用
仙客相外議以爲如何力士曰仙客出於胥吏非宰相器上
大怒曰卽當康誓蓋上一時悲怒之詞舉其極不可者或有

竊報誓以爲上之語恩渥頗深行當爲相矣誓聞之以爲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旣就列延頸北望冀有成命觀之者無不掩口然時論亦以長者目焉誓爲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謂人曰我居是宅中不爲宰相耶問之者益爲嗤笑

元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爲左右分爲部目爲某家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鬚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旣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

山常觀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置於范陽其後轉爲
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
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爲妖擁箠以擊之馬謂其
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
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
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唐元宗自蜀回夜闌登勤政樓憑欄南望煙雲滿目上因自
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還蓋盧思道之詞也
歌歇上問有舊人乎逮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
因召與同至則果梨園子弟也其夜上復與乘月登樓唯力
士及貴妃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涼州詞貴妃所製上親御

玉笛爲之侍曲曲罷相覩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傳
於人間者益加怨切焉至德中明皇復幸華清宮父老奉迎
壺漿塞路時上春秋已高常乘步輦父老進曰前時上皇過
此常逐從禽今何不爲上曰吾老矣豈復堪此父老士女聞
之莫不悲泣新豐市有女伶曰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常入宮
中楊貴妃遇之甚厚亦遊於國忠及諸姨宅明皇旣幸蜀西
南行初入斜谷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
上旣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時梨園子弟
善吹觱篥者張野狐爲第一此人從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
狐洎至德中車駕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
京樓中命野狐奏雨霖鈴曲未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

右感動與之歔歔其曲今傳於法部

天寶中諸公主相效進食上命中官袁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一盤之貴蓋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因退朝遇公主進食方列於通衢乃傳呵按轡行於其間宮苑小兒數百人奮挺而前華僅以身免

武惠妃生日上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上乘步輦從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相棄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無敢言者寧王從容請上曰從複道窺見護衛士之有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棄於地柰何性命至重反輕于殘飡乎上蹶然大悟遽命赦之

杜甫後漂寓湘潭間旅於衡州耒陽縣頗爲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遺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明皇雜錄補遺

大唐傳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大唐傳載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記唐初至元和中雜事
唐宋藝文志俱不載前有自序稱八年夏南行嶺嶠暇
日灕舟傳所聞而載之考穆宗以後惟太和中咸通
乃有八年此書不著其紀元之號所云八年者亦不知
其在何時也所錄唐公卿事蹟言論頗詳多爲史所採
用間及於詼諧談謔及朝野瑣事亦往往與他說部相
出入惟稱貞元中鄭國韓國二公主加諡爲公主追諡
之始而不知高祖女平陽昭公主有諡已在前又蕭穎
士逢一老人謂其似鄱陽王據集異記乃發冢巨盜而
此紀之以爲異人如此之類與諸書頗不合蓋當時流

傳互異作者各承所聞而錄之故不免牴牾也

大唐傳載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書云不有博奕者乎猶賢乎已斯聖人疾夫飽食而怠惰之深也又曰吾不試故藝試用也夫藝者不獨總多能第以其無用於代而窮愁時有所述耳八年夏南行極嶺嶠暇日瀧舟傳其所聞而載之故曰傳載雖小說或有可觀覽之而喁而笑焉

杜河南兼常聚書至萬卷每卷後必有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驚及借人爲不孝

陽道州城之爲朝士也家苦貧常以木枕布衾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蘇州開元寺東有陸氏世居門臨河渚有巨石塊立焉乃吳
陸績爲鬱林郡守罷秩泛海而歸不載寶貨舟輕用此石重
之人號鬱林石陸氏自績及裔孫國朝太子少保堯公猶保
其居今子孫漸削其居十不存一焉

費縣西漏澤者漫十數里每時雨降卽泛溢自滿蒲魚之利
人實賴焉至白露應節前後一夕卽一空如埽焉信殊異也
李忠公之爲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牀吏人相傳移之則宰
臣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物
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命徹而
焚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畝議者稱正焉

杜太保宣簡公大厯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十年爲淮

南節度使其子投公取其黃金還緘封如故

趙郡三相元和中每房一人同時爲相皆第三卽司徒吉甫司空絳華州刺史藩

天寶中有書生旅次宋州時汧公勉少年貧苦與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付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者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及畢密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齋洪州牒來果然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詰金之所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之焉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

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良久
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
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速貴爲公
卿語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後竟如其言
杜亞爲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繡帆之戲費金數千萬于
頗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荆南打獵大修
粧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十人皆著紅紫錦繡襖于此
三府亦因而空耗

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
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興元元年十月戊辰始詔中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

馬有麟爲左神策大將軍神策監軍將軍之始也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竇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護軍中尉其日又以張尙進爲神武中護軍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建中初關播爲給事中以諸司胥吏爲弊頗多播議用士人掌之

宏農楊氏居東都者承四太尉之後世傳黃雀所銜玉環至天寶爲楊國忠所奪今不知所在

張守珪陝州平陸人自幽州入覲過本縣見令李杭申桑梓之禮見陝尉李冕桎梏令眾冤呼張公曰困危之中豈能相救至靈寶便奏兗州判官冕後至宰相

貞元中張茂宗所尙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諡爲莊穆韋省
所尙故唐安公主贈韓國公主諡爲貞穆所司擇日冊命國
朝已來公主卽有追封者未有加諡者公主追諡自此始也
徐尙書晦沈吏部舊歸徐公嗜酒沈公善食楊東川嗣復嘗云
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有士人平生好食燒牛頭一日忽夢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
獄有牛頭在旁其人了無畏憚仍以手撫其頭云只者頭子
大堪燒食牛頭人笑而放回

○在旁其頭牛頭人廣
記二百五十並作阿旁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語平生各愛尙及憎怕者或言
愛圖畫及博奕怕妄與佞工部員外汝南周願獨云愛宣州
觀察使怕大蟲

貞元中禁未仕不得乘大馬有人言於執政大馬甚多貨不得舉人不得騎當盡爲河北節制所得耳

陸鴻漸嗜茶撰茶經三卷行於代常見鬻茶邸燒瓦資爲其形貌置於竈釜上左右爲茶神有交易則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高祖之制凡出將賜旌節專征行軍有大總管之號也

高祖之制鎮君有大都督之號

玄宗之初爲節度大使節度之號

凡皇太子親王統軍中有元帥府之制

宰相遙領節度使自牛仙客始也

開元九年命宗正寺官寮並以宗子爲之

唐制男子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
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稅三曰役四曰徭凡丁歲輸粟
二石凡調隨鄉土所產絹綾絕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麻三
斤凡役歲二旬閏加二日

至德元年三月方以侍御史文叔清爲宣諭使許人納錢授
官及明經出身

至德二年勅以僧及道士入錢自度有差

乾元元年七月鑄錢使第五琦奏請鑄乾元錢每貫重二十
斤一文當五十寶應元年以盜鑄日甚物價騰貴咸稱非便
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

乾元二年御史中丞元載爲江淮五道租庸使高戶定數徵

錢謂之白著權酤

至德元年勅天下州縣量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厯中初稅每畝十文三年加五文勅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後割歸度支

盧中丞邁有寶琴四各直數十萬有寒玉古磬響泉和志之號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爲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來比素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暮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屬之李

公云二嚴不如暮

○廣記百七十四
作二年不知暮

豆盧署少年旅於衢州夢老人云君後二十年爲牧茲郡已

果爲衢州於所夢之地立徵夢亭

鄭滁州晤於曲江見令使醉池岸云更一轉卽入流矣

白賓客居易云忠州有荔枝一株槐一株自忠之南更無槐
自忠之北更無荔枝

賈至常侍平生毀佛嘗假寐廳事忽見一牛首人長不滿尺
攜小鍋而燃薪於牀前公驚起而訊之對曰所謂鑊湯者罪
其毀佛人公曰小鬼何足畏耶遂伸足牀下其湯沸忽染於
足湧然而上未幾烘爛而卒

烏江有項羽繫烏騅樹厯千餘年尙鬱茂建中年中縣令張
勤厭賓客觀遊令伐却至今茲地獨不生草

李鎮惡卽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州郫縣令與友人書云州帶

子號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並是婦兒官職

劉巨麟開元中爲廣州刺史弟仲邱爲麗政殿學士兄弟友愛有羅浮道者爲巨麟合丹劑將分半以遺仲邱命刀中破之分銖無差焉

蕭功曹穎士趙員外驥開元中同居興敬里肄業共一靴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駛於道路矣蕭曰無乃祿在其中蘇州洞庭杭州興德寺房太尉瑄云不遊興德洞庭未見山水

壽安縣有噴玉泉石溪皆山水之勝絕也貞元中李賓客洞爲縣令乃剡翳薈開徑隧人方聞而異焉太和初博陵崔蒙爲主簿標堠於道周人方造而游焉

顏太師魯公刻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專聽也

曲阜縣先聖廟前有數株古柏亦傳千餘歲其大十圍潘華爲兗州軍食貧窮無以結四方之信華遂命伐之裁爲簡冊刻爲器皿以行餉云

張文貞公第某女嫁盧氏嘗爲舅盧公求官候公朝下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摺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開元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隴者年一百二十八歲精爽不昧其子已卒兩孫隨之各年七八十矣自北乘詣闕引見上勞

之老人無拜禮伯隴曰臣神堯皇帝之臣也在苒歲月得至今日復事郎君臣之幸矣郎君明聖功成封岳不以昏老千里而來上笑而憫之乃賜紫袍牙笏及優卹有加伯隴自言隋仁壽年生說大業末事了然可見

李右丞廩年二十九爲尙書右丞至五十九又爲尙書右丞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紆杜元穎同時爲拾遺令使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辛邱杜當入

蕭功曹穎士嘗出灞橋道左逢一老人眉髮皓白狀骨甚奇古蕭甚異之老人瞻顧蕭因問之老人云公似吾亡友耳蕭固請言之老人曰吾與鄱陽王恢善君甚類之乃穎士六代祖蕭問其所來不應而去

洛陽金谷去城二十五里晉石崇依金谷爲園苑高臺飛閣
餘址隱嶙獨有一皂莢樹甚大至今鬱茂

鄭公審開元中爲殿中侍御史充館驛使令每傳舍立宸候自公始也
潤州金壇縣大歷中北人爲主簿以竹筒賁蝎十餘枚置於
廳事之柳樹後遂孳育至百餘枚爲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
南民不識呼爲主簿蟲

開元中進士第唱於尚書省其策試者並集於都堂唱其第
於尚書省有落去者語云兩兩三三戴帽子日暮但候吟一
聲長安竹帛皆枯死

開元中吏部侍郎被寧主憲囑親故十人官遂詣王請見云
十人之中有商量去者乎王云九人皆不可矣一人某者聽

公吏部歸九人皆超資好官獨某者當時出云據其書判自合得官緣囑寧王且放冬集

崑山縣遺尺潭本大厯中村女爲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爲龍至今遂成潭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常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於外而朝焉

永和中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園丘至時不到云太常大寺實曰伽藍園邱小僧不合無禮

沙堤起天寶三年因蕭京兆奏請於要路築甬道以通車騎而覆沙其上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

曲遍繁聲名入破後其地盡爲西番所沒其破兆矣

高平徐宏毅爲彈侍御史創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門檢朝官之失儀者到臺司舉而罰焉有公卿大僚令問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細事弘毅報之曰爲我謝公卿所以然者以惡其無禮於其君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褻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所褻者猶幼小時樣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太保皋生知音律嘗觀客彈琴爲止息乃歎曰妙哉嵇生之音也爲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豈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各也其音主商商爲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乎此

所以知爲魏之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揚之地散者流亡之謂也揚者武帝后之姓也言楊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也止息者晉雖興終止息於此其音哀憤而唯殺操蹙而憯痛永嘉之亂其應乎此叔夜撰此將貽後代知音且避晉禍託之鬼神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也歟

韓太保皋常言洪範五福獨不言貴者貴近於高危福之自至猶倣動奈何枉道邀之

李西平晟之爲將軍也嘗謁桑道茂云將軍異日爲京兆尹慎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尹望乎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兆時道茂在俘囚中當斷之際告西平曰公忘少殺人之

言乎西平釋之

宋四子據廣記
二百二十三補

韓太保皋之爲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陳必於紫宸對百
僚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來延英
議及大政多匡益之親友咸謂公曰自乾元以來羣臣啓事
皆詣延英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衆官以陳之得無不
慎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剛直枉惟在公何在不可
令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
之置也肅宗皇帝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後來得詣便
殿多以私自售希旨求寵干求相位奈何以此爲望哉

張祕書薦自筮仕至祕書監常帶使職三入蕃竟歿於赤嶺
外

韋崖州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舍見一州郡圖遲迴不敢看良久臨起悞視乃崖州圖也竟以貶終王河南維或有人報云公除右轄王曰吾居此官慮被人呼爲不解作詩王右丞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蓄積惟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佳可愛公輒喜舉而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韋中書處厚在開州也嘗有李潼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月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相君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後來冲大呼李云待冲來待冲來李聞待冲來

聲謂虎至矣顛蹶墜下山址絕而復蘇數日方愈及軍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

蘇給事岱建中末爲太常博士遇朱泚亂將赴行在夜行山谷常有二燭前導危險畢見旣過燭然後滅豈忠憤所感耶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詩尤妙唱渭城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玄宗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卻三豎櫃也後數年有聞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杖羯鼓後捲流傳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瀉水捲中竟曰不散以其至平又云捲人鼓只在調豎慢此捲一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知所存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閉之積年矣

涇州將郝玘自貞元末及元和中數於涇州擒殺西人及築臨涇城西戎畏之贊普鑄一金郝玘號曰有能得玘者賜金玘焉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陷用百姓婦女輜重以實壕塹謂之濕稍寶參乏作相也用從父弟申爲耳目每除吏先言於申申告人故謂寶給事爲喜鵲

同州唐女寺有盜帥董太宮之漆身後有盜者皆來拜祝有至鳴祝者今漆足背口牙

襄州漢皋廟本爲解珮於漢皋之義今爲漢高祖誤也

陝州平陸縣主簿廳事西序楣有隋房公杜公仁壽九年十

二月題立齡如晦題處房年二十三杜年二十六今移在使府食堂之梁

楊京兆憑兄弟三人皆能文學甚攻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爲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爲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爲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使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鳳翔七節度一門登壇授鉞無比焉

于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日出身三十年髮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門從未染袍赤因爲之奏章服焉

○首十一字原與前

辛邱杜條首二十四字錯簡互誤

據唐語林廣記百七十四校正

河南廣武山有流桂泉史思明於其上立漢高廟

茅山下泊宮茅君鍊丹井香潔不受觸曾有修宮工人獲知取水煮肉良久不熟

寶歷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郡中人爭施金貨衣服以飲焉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贇皇德裕在浙西也命於大市集人置金取其水於市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肉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朗州武陵山有人換骨匣每年若大風雨望峭壁卽有新者澤州長平卽白起坑趙卒故地開元中詔爲省窺谷至今天氣長陰有泉色赤於其下立丹井碑

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前朝教樂舞之地今尙有數百家盡習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

終南山有湫池本咸陽大洲一夜忽飛去所歷皆暴雨與魚俱下大者至四五尺小者不可勝計遂落終南山中峯水浮數尺縱廣一里餘色如黛黑雲雨常自中出焦旱祈禱無不應焉山僧採樵時見羣龍澆澗其中

昭應慶山長安中從河朔飛來夜過聞雷聲如疾風

○廣記三百九

十七作有聲如雷疾若奔馬

土石亂下直墜新豐西一村百餘家因山爲

墳今於其上起持國寺

魏齊公元忠少時曾謁張憬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荅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裹糧求見非徒行也意必謂明公有

以見教而含木石不盡勤勤之意何耶且窮通貴賤自屬蒼蒼何與公焉因拂衣而去憬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位極人臣

解縣鹽池當安史時水忽淡鑾輿反正復如故

上都崇聖寺有徐賢妃妝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漢中王瑀爲太常卿早起朝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曰然已後因閱樂而撻之問曰何得某日臥吹笛又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琶聲多琵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琶自上而下謂之瑟

裴延齡嘗怒李京兆充云近日兼放髭鬚白猶向人前作背

面

薛汝丹家在南岳常與一僧知聞其僧每年以香鍊頂供養佛至八十餘終後歲餘有州民生一子色貌絕殊而頂甚香十步之外人皆慕之生不食魚肉數歲出家爲南岳高行律師焉

王藻王素貞元初應舉名皆第十四每詣通家稱王十四郎或問曰藻也素也

常相袞爲禮部判雜文榜後云旭日登場思非不銳通宵絕筆恨卽有餘所以雜文入選者常不過百人鮑祭酒防爲禮部帖經落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鮑帖

左右常侍與給諫同厨人進鮮菌於給諫問云莫有毒否厨

人荅曰常侍已嘗了

乾元中太子左贊善大夫呂旬母張氏年八十八以旬久不歸愈思念之忽覺左乳長汁流出顧謂孫鄢汝父卽來也不十日旬遂至

至德初當安史亂河東大饑忽然荒地十五里生豆穀及掃御又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圓細復美人賴焉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

○三字原脫據唐語林補

崔均之家法

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蓋地安邑里西是玉蓋地永寧爲王太傅鏐地安邑爲馬北平燧地後王馬皆進入宮王宅累賜韓令弘及史憲誠李載義等所謂金蓋破而成也馬燧爲奉誠園所謂玉破而不完也

常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國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學其術僧云此事有天性非可造次爲傳某常於相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召得小吏黃徹焉相命就學老僧遂於閤室中置五色彩於架令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但熟看之旬後依稀認其白者後半載看五色卽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閤中之視五彩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言後代當無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黃徹之占袁許之亞次也

禮部劉尙書禹錫與友人三年同處其友人云未嘗見劉公說重語

唐公臨性寬仁多慈恕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悞持

餘衣懼未敢進臨祭公謂之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也

唐皎貞觀中爲吏部先時選集四時隨到卽補皎始請以冬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

徐大理有少蒲州司法叅軍爲政寬仁吏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必斥罰終官不杖一人

顏魯公眞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覆充交兵使五原旱有冤獄獄決乃雨郡人呼爲御史雨

德宗問李汧公勉人云盧杞是姦邪何也勉曰人皆知之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爲相奏顏魯公往宣諭之而謂顏曰十三丈此行出自聖意顏曰公先中丞面上血某親舌舐之乃忍以垂死之年餌於虎口杞聞之踣焉盧卽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南蠻清平官猶國家之宰相也元和中鄧綬來庭宰臣問之公名旁其何意乎對曰亦猶大朝之劉宗經矣

蘇戶部并劉常侍伯芻皆聚書至二萬卷

河南馮宿之三子陶翰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代無比焉當太和初馮氏進士及第者海內十八而公家兄弟叔姪八人

李相國程爲翰林學士以堦塲日影爲入候公性懶每入必

踰八塲故號爲八塲學士焉

永州龍興寺乃吳軍司馬蒙之故宅僧懷素善草隸嘗浚井得軍司馬印文字不滅雕刻如新懷素每草書用此爲誌
英公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火燃輒焚其髭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勸曰豈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時爲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爲好賊上陣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軍用兵以救人死

尉遲敬德性饒寬而尤善避槊每軍騎入陣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人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

可以試焉敬德曰饒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
少中而槩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大慚恨太宗之禦竇建
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鎗二人相副雖百萬衆
亦無柰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大唐秦王能
敵來與汝決追騎甚衆不敢禦

竇建德之役旣陣未戰太宗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
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不已敬德請取之帝
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隕公非寡人願敵德自料攻之萬全
乃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卽王世充之兄子偽代王琬字文士
及在隋亦識之是馬實內廐之良馬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
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已下起之不起帝曰
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曰老臣宜從但犬馬
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
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勲魏室靖叩頭曰請輿病
行至相州疾篤不能進

駐蹕之役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
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
其本根則千萬之衆不戰而降

借商建中二年京師及江淮借商錢物

省官建中三年天下州縣各省一官乾元四年敕下注額內
官元和六年又減州縣官

除陌建中四年敕天下州縣市買交關每貫五十文納官
間架建中四年戶部侍郎趙瓚奏天下州縣屋宇間架率算
錢有差

沙門一行開元中嘗奏玄宗云陛下幸萬里聖祚無疆故
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豔態者名花鳥使主晏

玄宗幸蜀天廐八駿其七盡斃於棧道惟一雲騅存焉德宗
幸梁亦充御馬

五臺山北臺下有青龍池約二畝已來佛經云禁五百毒龍
之所每至盛午昏霧暫開比邱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觀比邱
尼及女子近卽雷電風雨當時大作如近池必爲毒氣所吸

遂巡而沒

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鎮唯止於東都留守郡吏八人而路公
隋皇甫崖州鋪皆爲宰相張尙書賈段給事平仲衛大夫中
行李常侍韜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名知人矣
李西臺文獻公避暑於青龍寺夢戴白神人云昔尹氏相宣
主致中興君男亦佐中興君宜以吉甫名之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先是郡城之東四牧
故府廢者七稔公蒞止後命啟簫而居之郡吏以語怪堅請
公曰神實正直正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德失則妖興居之在
人

大唐傳載終

大唐傳載跋

唐志雜史類傳載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檢太平廣記引傳載文悉見今大唐傳載則唐志著錄者卽此也唐語林近事會元亦頗引用字句間有異同惟廣記二百一引陸鴻漸事二百七十八引豆盧署事並多至百二三十字疑原書已佚此係後人刪節之本然如顏魯公條五原有寃獄下廣記百七十二引有久不決真卿力辨之天久及十一字而唐語林亦脫去則知此本單行已久矣今無別本可校止据諸書所引譌者正之闕者補之兩通者因之以存唐人小說之一云爾熙祚

賈氏談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賈氏談錄一卷宋張洎撰洎字思黯改字偕仁全椒人初仕南唐爲知制誥中書舍人入宋爲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官至叅知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乃洎爲李煜使宋時錄所聞於賈黃中者故曰賈氏談錄前有自序題庚午歲爲宋太祖開寶三年宋史賈黃中傳載黃中官左補闕在開寶初與此序合蓋其時爲洎館伴也文序末稱貽諸好事而晁公武讀書志乃稱南唐張洎奉使來朝錄賈黃中所談歸獻其主殆偶未檢此序歟史稱黃中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亶亶聽者忘倦故此錄所述皆唐代軼聞晁氏稱原書凡三十餘事明

陶宗儀說郛所載僅九事宋曾慥類說所載亦僅十七事惟永樂大輿所載較曾陶二本爲詳今從各韻蒐輯叅以說郛類說共得二十六事視泊原自蓋已及十之九矣原敘一篇類說及永樂大典皆佚之惟說郛有其全文今仍錄冠卷首以補其闕是書雖篇帙無多然如牛李之黨其初肇釁於口語爲史所未及而周秦行紀一書晁公武亦嘗據此錄以辨韋瓘之誣他如興慶宮華清宮含元殿之制淡墨題榜之始以及院體書百衲琴澄泥研之類皆足以資考核較他小說固猶爲切實近正也

原序

庚午歲予銜命宋都舍於懷信驛左補闕賈黃中丞相魏公之裔也好古博學善於談論每款接常益所聞公館多暇偶成編綴凡六條

案所記不止六條疑有誤

號曰賈氏譚錄貽諸好事者云

爾

案此條說邪所載謹增入

賈氏譚錄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張洎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興慶宮九龍池在大同殿故臺之南西對瀛洲門周環數頃水深廣南北望之渺然東西微狹中有龍潭泉源不竭雖歷冬夏未嘗減耗池四岸環植佳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革已來多被百姓斫伐今所存者猶有列行焉

驪山華清宮毀廢已久今所存者唯繚垣而已天寶所植松柏遍滿岩谷望之鬱然雖經兵寇而不被斫伐朝元閣在北山嶺之上基址最爲嶄絕

案原本脫上十
一字据說郛本補

前次南卽長生

殿故基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所是御湯周環數丈悉砌以白石瑩澈如玉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千形萬品不

可殫記四面石座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蓮泉眼自甕口中湧出噴注白蓮之上御湯西南角卽妃子湯湯面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作菡萏於白石之面餘湯迤邐相屬下鑿石作暗竇透水出東南數十步復立石表水自石表出灌注石盆中賈君云此是後人置也

滑臺城北枕河堤里民常有昏墊之患貞元中丞相賈公始鑿八角井於城隅道傍以鎮河水自是郡邑無復漂溺之禍咸通中刺史李橦具以事聞奏仍立魏公祠堂于河堤之上命從事韋岫紀事迹於碑石

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真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至今猶存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塚前

方丈之士常成泥滓

案此條說郭所載譚增人

白傳太宗末

案唐諱林作大中末此作太宗誤

曾有諫官獻疏請賜謚上曰

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耶卒不賜謚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

道碑其文即李義山之詞也

案說郭亦載此條與此略異云敏中曾任諫官獻疏請叔謚新

唐書但云敏中為相始請謚曰文北夢瑣言亦同存之以備參考

李鄴侯為相日吳人顧況西遊長安鄴侯一見如故待以殊

禮鄴侯卒況作白鳥詩以寄懷曰萬里飛來為客鳥曾蒙丹

鳳借枝柯一朝鳳去梧桐死滿目鳴鳶奈爾何大為權貴所

嫉貶饒州司戶

牛奇章初與李衛公相善嘗因飲會僧孺戲曰綺紈子何預

斯坐衛公銜之後衛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譴逐世傳周秦

行紀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門人韋瓘所撰開成中曾爲憲司
所戮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
德宗爲沈婆兒也事遂寢

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相者謂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
白馬耳及登相位雖親族亦未嘗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再入
廟堂專持國柄平上黨破回鶻立功殊異策拜太尉封衛國
公然性多忌刻當途之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
敏中大懼遂調給事中韋宏景上言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
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宗卽位出德裕爲荆南節
度使旋屬淮海李紳有吳汝納之獄上命刑部侍郎馬植專
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惡由是坐罪竄南海歿而不返厄

在白馬其信乎

案此條說鄂所載謹增入

王鐸旣解諸道都統乞歸河北養疾肩輿就路妓女數百人擁從前後觀者駭目道出鎮州主帥迎接甚謹初鐸之入朝也李山甫方爲鎮州從事勸主帥劫取之王氏遂亡其族

劉蕡精於儒術讀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或問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蕡曰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爾後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貢院所司呼延氏自舉場已來世掌其職迄今不絕此亦異事賈君常問放舉人榜右語及貢院字用淡墨擅書何也對曰聞諸祖公說李紆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未及填

右語貢院字吏得疾暴卒禮部令史王昶者亦善書李侍郎
召令終其事適值王昶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染筆不能
加墨迨明懸榜方始覺悟則修改無及矣然一榜之內字有
二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榜因模法之遂成故事今用
擅書益增奇麗耳

中土士人不工札翰多爲院體院體者貞元中翰林學士吳
通微嘗工行草然體近隸故院中胥徒尤所做其書大行於
世故遺法迄今不泯然其鄙則又甚矣

案此條說郭
所載謹增入

京兆戶民尙鬪雞走犬之戲習以爲業罕有勤稼者蓋豪蕩
之俗猶存餘態爾

賈君云僖昭之時長安士族多避寇南山中雖存經離亂而

兵難不及故今衣冠子孫居鄆杜間室廬相比

案此條說鄆所載謹增入

予問賈君中土人每日火麪而食然不致壅熱之患何也賈君曰夾河風性寒故民多傷風河洛東地鹹水性寒冷故民雖哺粟食麥而無熱疾又曰滑臺風水性寒冷尤甚士民共啖

附子如啗芋栗

案此條說鄆所載謹增入

華岳金天王廟元宗御製碑廣明中其石忽自鳴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爲賊火所焚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峯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其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此山北巖之上有瀑水流注谷中溉良田數頃至今爲司空氏之莊宅子孫猶存

李德裕平泉莊怪石名品甚衆各爲洛陽城有力者取去

禮星石

其石縱廣一丈長丈餘有文理成斗極象

獅子石

石高三四尺孔竅千萬透相通貫其狀如獅子

首尾眼鼻皆具

爲陶學士徙置梁園別墅

李德裕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

畢具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以絕矣唯雁翅檜

葉婆娑如鴻雁之翅

子柏

柏實皆如珠子聯生葉上

蓮房玉蘂等猶有存者怪石爲洛陽有力

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二字

案怪石以下十八字原本誤脫謹據曾慥類說增入

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而無花葉相對行路

人見者或唱虞美人則兩葉漸搖動如人撫掌之狀頗應節

也或唱他辭卽寂然不動也賈君親見之

案此條說郭所載謹增入

州縣人善製澄泥硯縫絹囊致汾水中踰年而後取沙泥之

細者已實囊矣陶爲硯水不涸焉

含元殿前龍尾道詰屈七轉由丹鳳北望宛如龍尾下垂

案以

下五條宋曾慥類說所載謹增入

李贊皇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叛亭
文中子隋末隱白牛溪北面學者國初多居佐命之列劉禹
錫盛稱王通能明王道以大中立言遊其門者皆天下俊傑
士夫擬議及諸史筆未有言及文中子者

李汧公勉百納琴制度甚古其音清越無比

華岳掌其石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則見之日暮則漸隱不
見

賈氏譚錄終

東齋記事

附補遺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齋記事六卷宋范鎮撰鎮字景仁華陽人仕履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據其自序乃元豐中作宋藝文志作十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舊本久佚未能考其孰是今採輯永樂大典所收以類編次釐爲五卷又江少虞事實類苑曾慥類說亦多引之今刪除重複續爲補遺一卷雖未必鎮之完書然以宋志及通志所載卷數計之幾乎得其強半矣王得臣塵史載是書爲鎮退居時作故所記蜀事較夥晁公武讀書志稱崇觀間以其多及先朝故事禁之今觀其書多宋代祖宗美政無所謂誹訕君父得罪名教之語特以所記之諸事皆與熙寧新

法隱然相反殆有寓意于其間故鎮入黨籍而是書亦與蘇黃文字同時禁絕迨南渡以後黨禁既解其書復行是禁之特惡其異議耳非真得罪於朝廷也今所存諸條句下如張繪註曰京板作張綸之類凡有數處是當時刊本且不一而足矣鎮與司馬光相善惟論樂不合此書所記尚斷斷相爭而於胡瑗阮逸詞氣尤不能平蓋始終自執所見者他如記蔡襄爲蛇精之類頗涉語怪記室韋人三眼突厥人牛歸之類亦極妄誕皆不免稗官之習故通考例之小說家然核其大綱終非碧雲駮東軒筆錄諸書所得並論也

自序

予嘗與修唐史見唐之士人著書以述當時之事後數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而近代以來蓋希矣惟楊文公談苑歐陽永叔歸田錄然各記所聞而尚有漏略者予旣謝事日於所居之東齋燕坐多暇追憶館閣中及在侍從時交游語言與夫里俗傳說因纂集之目爲東齋記事其蜀之人士與其風物爲最詳者亦耳目之熟也至若鬼神夢卜率收錄而不遺之者蓋取其有戒於人耳

東齋記事卷一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范鎮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劉尚書渙嘗言宣祖初自河朔南來至杜家莊院雪甚避於門下久之看莊院人私竊飯之數日見其狀貌奇偉兼勤謹乃白主人主人出見而亦愛之遂留於莊院累月家人商議欲以爲四娘子舍居之媚四娘子卽昭憲皇太后也其後生兩天子爲天子之母定宗廟大計其兆蓋發於避雪之時聖人之生必有其符信哉

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惟忠易州何繼筠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謙溥隰州李繼勲昭義趙贊延州姚內斌慶州董遵誨環州王彥昇原州馮

繼業靈武筦榷之利悉以與之其貿易則免其征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謀者敵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也

太祖征河東絳州薛化光上言凡伐木先去板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援內有人戶供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矣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兩界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鄧唐汝州給閑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可平定矣其後卒用其策而下河東化光簡肅公之父後贈中書令

太祖一日御後殿慮囚內有一囚告念臣是官家鄰人太祖

以爲燕薊鄰人遣問之乃云臣住東華門外太祖笑而宥之
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而後除僕射乃知進士之爲貴也如
此

景德中李廸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主文咸欲
取之旣而二人皆不與取其卷視之廸以賦落韻邊以當仁
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說乃爲奏具道所以乞特
收試時王文正公爲相議曰廸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
可恕如邊特立異說此漸不可啟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
科場舊格遂收廸而黜邊

蔡文忠公齊狀元及第眞宗視其形貌秀偉舉止安重顧謂
寇萊公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給騶從始於

此也

祥符中楊文公以母疾不俟報歸陽翟初眞皇欲立莊獻爲皇后文公不草詔莊獻旣立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上猶親封藥加以金帛賜之

眞皇時置天慶觀張鄧公士遜爲廣南東路轉運使會詔天下置天慶觀公因請卽舊觀爲之以紓天下土木之勞詔如其請

眞宗東封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上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梁顥子師德亦狀元張去華子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眞皇時以任密學中正知成都府代張尙書詠或以爲不可

時王文正公爲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矩
它人往往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服王公之能用人也
天聖三年漢州德陽縣均渠鄉民張勝家析木有天下太平
字因進上之朝廷賜以茶綵仍改鄉名太平

太平興國六年司天言五福太一自甲申年入黃室巽宮在
巽分仍於京城東南蘇村作東太一宮至天聖六年又言戊
辰自黃室趣蜀分乃於八角鎮築西太一宮春夏秋冬四立
日更遣知制誥舍人率祠官往祠之一日宋元憲公祠東太
一宮見殿廡欹倒疏漏因問道士答曰孤寒太一幸舍人聞
奏完修之時西太一宮新建室宇宏麗供具嚴飾故道士因
目東太一宮爲孤寒太一

天聖中童謠云曹門好有好好曹門高有高高其後今太皇太后爲皇后太皇太后姓曹氏英宗皇帝卽位而高太后爲皇后高后曹氏之所出前史載謠言者信哉不可忽也

賞花釣魚會賦詩往往有宿構者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適置會命賦山水石其間多荒惡者蓋出其不意耳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筆若吟咏狀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衆扶掖起之旣起曰數日來作一首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卻被這石頭擦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其詩令中書銓定祕閣校理韓義最爲鄙惡落職與外任

初永興造塼塔姜遵知府多采石以代塼甃及燒灰管內碑碣爲之一空得是石不敢毀來獻其石蓋榻狀也書山水二

字鑱之字可數尺筆勢雄健施枕簟其上水流其間潺潺有聲蓋開元中所作也今在清暉殿

賞花釣魚宴舊制三館直館預坐校理而下賦詩而退

按孔文仲

談苑亦錄此事賦詩而退下云太宗時李宗詩爲校理作詩云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繆卻出宮門去還似當年不第時上卽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與會也此處文義未了當有脫落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數投於名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難賁送醮祭之具頗爲州縣之擾乃下道錄院裁損才留二十處餘悉罷之河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武夷山昇真洞潭州南岳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

水府太平州中永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箱潭所罷處不可悉記予嘗於學士院取金龍王簡視之金龍以銅制玉簡以階石制

天聖中雄州民妻張氏戶絕有田產於法當給三分之一與其出嫁女其二分雖有同居外甥然其估緡錢萬餘當奏聽裁仁皇曰此皆細民自營者無利其沒入悉以還之是時王沂公爲宰相呂文靖公魯肅簡公參知政事極贊美之

故事翰林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改許州自後兩制遂爲例也

景祐元年仁皇感疾屢更翰林醫不愈李大長公主言許希者善針遂召使針三進針而愈擢希尙藥奉御賜予甚厚希謝恩舞蹈訖又東向而拜上遣人問之對謝其師扁鵲乃詔修扁鵲廟是時山東顏太初作詩美其不忘本而刺譏士大夫都貴位享厚祿而不知尊孔子

慶歷三年澧州獻木有文曰太平之道予嘗于天章閣下觀瑞物見棗木板有北斗文仍有輔星形勢曲折文采燦然後唐明宗置端明殿學士太平興國中改端明爲文明以程羽爲文明殿學士位在樞密副使之下明道元年改承明爲端明二年除宋宣獻公爲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存而降其班序是歲又改殿曰延和慶歷七年以真宗謚號改文明爲紫

宸而丁文簡公度爲紫宸殿學士旣而言者以爲紫宸非臣下所稱乃以延和爲觀文殿而以丁爲觀文殿學士相繼以賈文元公昌朝爲大學士仍詔自今非嘗爲宰相者勿除慶歷八年後以茶香鹽藥見錢爲四稅沿邊用之茶鹽香藥爲三稅近裏州軍用之議者謂四稅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視邊計之厚薄與其物價之高下以時而變通之乃可也

慶歷八年南岳瑞應峯前一夕大雷雨平地湧木若龜然手足皆具高二尺圍一丈

慶歷初萬勝軍皆市井罷軟新應募者西賊易之而素畏虎翼是時麟府路兵馬駢轄張亢修建寧寨更其旗幟賊見萬

勝旗幟不知其虎翼軍也而先犯之萬弩齊發賊奔潰斬首二千餘級遂築建寧清塞百勝中候鎮川五堡亢之智謀大率如此

真宗皇帝嚴於醮祭之事其表章則用昭受乾符之寶其後大內火寶亡止用御前之寶慶歷中下學士院定其文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醮祠則用之

慶歷中興學一日判監諸學官皆會石守道言於坐曰蜀生有何羣者只知有仁義不知有寒餓遂館于家是時諫官御史言以賦取士無益於治而羣尤致力助之下兩制議兩制以爲賦詩用之久且祖宗故事不可廢羣聞之大慟焚其生平所爲賦白餘篇不復舉進士又以戒其子云其後何聖從

薦之賜號安逸處士羣果州西充縣人

慶歷中廣南西路區希範以白崖山蠻蒙趕內寇破壞州及諸寨時天章杜待制杞自西京轉運使徙廣西旣至得宜州人吳香等爲鄉導攻白崖等寨復環州因說降之大犒以牛酒旣醉伏兵發擒誅六百餘人後三日始得希範醢之以賜谿洞諸蠻取其心肝繪爲五藏圖傳於世其間有眇目者則肝缺漏是時梅公儀摯爲御史言杞殺降失朝廷大信請加罪朝廷錄其功止加戒諭而已其後杞知慶州一日方據廁見希範等前訴叱謂曰若反人於法當誅尚何訴爲未幾而卒殺降古人所忌杞知之心常自疑及其衰乃見爲祟無足怪也

皇祐末邕州白氣亘天江水泛溢司戶參軍孔宗旦言于知州陳珙宜備邊珙不聽未幾而儂智高內寇破邕貴橫賀潯藤梧封康端十州圍廣州殺將吏張忠等數十人最後遣狄公青以蕃落五百騎敗之邕州歸仁鋪凡得首級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爲京觀初謠言云農家種糴家收至是爲狄公所敗

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宗愿爲文宣公尋改

封孔宗愿爲衍聖公

按宋史仁宗本紀至和二年三月丙子封孔子後爲衍聖公不載初封爲文宣

公事然文苑傳稱文宣公孔聖祐則原封實爲文宣公本紀據其後改之名耳

嘉祐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昏時二星相繼西流一出天江一出天市劉仲更曰出天江者主大水出天市者主散財未幾

都城大水居民廬室及軍營漂流者不知幾千萬區天變不虛發也如此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閱瑞物上親作飛白書令左右搢笏以觀又令禹玉跋尾人賜一紙旣而置酒羣玉殿上謂羣臣曰今天下無事故與卿等樂飲中坐賜詩羣臣皆和又賜太宗時斑竹管筆李廷珪墨陳遠握墨陳朗麝園墨再就坐終宴更大盞取鹿頭酒視封遣內侍滿斟徧勸韓魏公琦一舉而盡又勸一杯盧公彥平生不飲亦釂一巨盃又分上前香藥增諸飣中各令持歸至二十六日温州進柑子復置會白臺諫三館臣僚悉預因宣諭前日太草草故再爲此會其禮數一如前但不賦詩矣

嘉祐中交趾貢麒麟二子嘗於殿庭中與觀狀如水牛身披肉甲鼻端一角食生芻果瓜每飼之必先以杖擊其角然後食之是時中外言非麟者衆田元均況爲樞密使言非麟又歷引諸書所載形狀皆無此獸恐爲遠人所欺卒以爲異獸詔答之予嘗見陳公弼言榮州楊氏家水牛生子類此蓋牛入水而蛟龍感之以生也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堦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氊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氊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試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公詩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以爲

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爲之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莫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卽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己意

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爲定制

仁皇朝內侍張宗禮無爲山燒香得古柏圍數丈中空可以施臥榻坐墩予目爲自然庵其上枝葉鬱然前有竹徑設童子如迎客之狀甚可愛賞

仁宗朝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衆人齊對頗紛紜乃詔皆坐惟當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楊休奏記注官當立侍密邇德音以詳記錄不可坐遂令立侍

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邇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也仁宗皇帝卽位多御延義每初講讀或講讀終篇則宣兩府大臣同聽賜御書或遂賜宴其後不復御延義

專御邇英凡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罷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罷
講讀官諤門上賜食俟後殿公事退繫鞵以入宣坐賜茶就
南壁下以次坐復以次起講讀又宣坐賜湯其禮數甚優渥
雖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按延義閣原本義作義考宋史本
紀亦作義而地理志俱作義按義
爲太宗原名不應閣名
延義今從地理志改正

仁宗當暑月不揮扇鎮侍邇英閣嘗見左右以拂子祛蚊蠅
而已冬不御爐每御殿則於朵殿設爐以禦寒氣寒甚則於
殿之兩隅設之醫者云體被中和之氣則然矣

仁宗皇帝好雅樂又嚴天地宗廟祭祀之事及崇奉神御故
中外言樂者不可勝計置局而脩製亦屢焉其費不貲宦侍
建言修飾神御歲月不絕然爲之終身不衰慶歷中陝西用

兵後有建請出田獵以耀武功四方以鷹犬來獻惟恐居後
然出獵者一再而止帝王之好豈可以不慎哉好雅樂祭祀
之事人爭以雅樂祭祀之事奉之未必皆得其當然好之終
身不衰不害也方下令校獵而人爭以田獵鷹犬來奉乃一
再而遂止仁皇帝誠知所好矣不然者何以廟號曰仁哉
仁皇末年有鵲巢於宣德門山棚上毀而復累者再識者咸
以爲異

正月十四日上御樓遣中使傳宣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蓋與
萬民同樂翌日蔡君謨獻詩紀其事

治平三年春有星孛出營室歷於虛危術者占曰營室衛分
漢水出主宗廟祭祠事虛危齊分上受命之國主墳墓哭泣

踰年而熙寧改元矣天之告人豈不昭昭然哉

故事郊廟讀祝冊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宮更衣詣壇下百官皆迴班迎向英宗皇帝初告廟詔讀冊官無起及詣壇下詔百官勿迴班所以見事宗廟之精意也

予嘗修玉牒知國家慶緒之繁衍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男女相半存亡亦相半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餘則逐宮院置都講教授歲時有喜慶則燕崇政殿或太清樓命之射課其書劄或試以歌詩擇其能者而推賜器幣以旌勸之景祐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濮王及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守節領其事有所奏請不得專達必經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所以勉進其敦睦而糾正其愆違也其後增置講書官四員別置

小學教授一十二員又增同知太宗正一員而置官益多其
疎屬又聽其出外官則自勵而向學者彌衆矣

東齋記事卷一

東齋記事卷二

漢斛之法方尺而圓其外庀旁九釐五毫其實十斛積百六十二萬分二千龠之實也不言深而言方者無分寸之別也圓其外者亦相生之數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斛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云耳者謂升合如耳形附於斛之左右也今胡瑗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龠其狀似爵者謂圓如爵也今之龠方一寸深八分一釐亦以方分置算也上三下二者謂斛在上并升合爲三也斗在下并龠爲二也圓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圓函方下爲方斛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在上而龠俯自聶崇義失

東齊書卷二
之於前而胡瑗阮逸踵之於後也夫黼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得也

燕龍圖肅判太常寺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樂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繼出矣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徑乃三分四釐六毫空徑三分四釐六毫與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於以尺而生律也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後有成都房庶者亦言今之樂高五律蓋用唐樂而知之自收方響一笛一皆唐樂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稊二米是時無二米黍據見黍爲律雖無千八百三十黍之謬與三分四釐六毫

之差然其聲才下三律蓋黍細爾其法則是矣王原叔洙胡
瑗大不喜其說朝廷但授庶試秘書省校書郎不究其說而
止庶元齡之後其爲人簡脫嘗與鄉薦然好音宋子京祁田
元均況皆薦而召之是時丁正臣亦收牙笛二與庶笛同予
嘗於雄州王臨處得北界笛一比太常樂下四律教坊樂下
二律猶高於唐樂一律又嘗於才元處得并州銅尺一比太
府尺長三分以之定律與唐樂聲同太府尺定律與北界笛
同二者必有一得也若得真黍用房庶法爲律以考之其爲
至當不疑矣真黍一稊二米者世嘗言王朴爲知樂而不知
樂之壞自朴始也初太常鐘磬皆無款誌朴用橫黍尺制律
命其鐘磬而誌刻之太祖患樂太高和峴用影表尺八寸尺

也故樂比唐爲高五律矣今太常鐃鐘最大者聲中唐之黃鐘誌刻乃云林鐘餘鐘率皆如此李照則多鑱鑿舊鐘以合其律而鐘磬又不如朴時雖非本聲而其器尚完也惜哉司馬君實內翰光於予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爲不相合君實以胡瑗一黍廣爲尺而後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爲律而後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圍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爲十分三釐八毫矣以其不合又變而爲方分其差謬處不可一二數也以律生尺九十分黃鐘之長加十分以爲尺凡律皆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積實相通矣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

同舍莫能決遂奕碁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爲西京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唯持所撰樂語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謹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耶將戲謔邪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耶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戲謔矣

宋按

史稱鎮十樂九注意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與司馬光辨難凡數萬言神宗時嘗詔鎮與劉几定樂鎮曰定樂必先正律帝雖然之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並賜鎮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哲宗朝乃請太府銅尺爲之逾年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下之太常樂奏三日而鎮逝

皇祐中再定雅樂胡瑗鑄十二鐘大小輕重如一其狀類鐸爲大環鑄盤龍蹲熊辟邪其上謂之旋蠡而平繫之故其聲鬱而不發又陝西鑄大錢民以爲患是冬日食心宿劉義叟

謂予曰上將感心腹之疾是與周景王同占也予初不信然之尋使契丹還至雄州聞上得心腹之疾矣歸問其故義叟曰景王鑄大錢又鑄無射而爲大林所謂害金再興者也是時日亦食於心而景王得是疾故曰與景王同占噫義叟而不言則左邱明所載伶州鳩之語爲証矣是義叟不獨爲知術數其發揚邱明功亦爲不細義叟字仲更澤州人以修唐書授崇文院檢討未及謝瘡發背而卒

周禮鼗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康成云鼗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數不見於經然神有尊卑則其數有多寡隆殺理或然也必漢時尚然所以康成云也幾面鼓猶言幾兩車幾區宅幾廛田也而唐開元

中蜀人有繪圖以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面四面旣不可考擊乃於縣內別置散鼓國朝仍之郊社宗廟設而不用景祐中馮章靖公言鼙鼓靈鼓路鼓並當考擊而散鼓請準乾德四年詔廢不用然不言鼓之制非是甚可怪也

自唐開元時父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以其不襲封也然不知至于服紀則有所不齊國朝亦著於禮令景祐中石資政中立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未幾而衆子卒其家奏嫡孫合與不合傳重下禮院議於是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與予爲禮官景文公遂令三人各爲議狀不疑曰初當傳重不傳重誤也宜改正之使追爲服次道則用江都集禮以爲當接服若曰父死衆子在嫡孫不傳重衆子死嫡孫接服嫡孫

死衆孫接服是一尊親爲兩等服也予謂石氏之孫宜依禮
令不傳重且爲本服自今而後別著令父死衆子在嫡孫傳
重然後得禮之正又爲不疑難曰石氏子當傳重就令石氏
子於服中犯刑如何處之必以見行法見行禮處之也豈可
旋更禮法使變暮服而傳重加以重刑也又爲次道難曰衆
子死嫡孫接服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何異家人共犯止坐尊
長尊長方決而死乃令次家長接續足其杖數邪是無此理
也然景文從次道議仍請著爲令其後衆子在嫡孫請傳重
者聽傳重其不請者則不傳重豈禮之意哉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玉汝奏請持喪下兩制臺諫官議唐子
方介爲御史中丞其屬皆不欲令持喪是時會議於玉堂後

廊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歐陽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爲高孫夢得扑坐予旁不覺歎曰俊人也率然一言亦中於禮兩制與臺諫官竟爲兩議以上遂詔閣門祇候內殿崇班已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爲服無官者將何以處之乎

殿前司捧日天武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馬軍司謂之上四軍合左右廂廂各三軍每軍五指揮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又有第四軍以處所退年高者無都指揮使止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二十指揮又有寧朔驍勝各十指揮虎翼左右各三軍軍各十指揮並有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司有雲騎武騎各十指揮步軍司有

虎翼左右各三軍軍十指揮每軍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遇轉員各以次遷補凡遷至軍指揮使遙領團練員溢卽上落軍職爲正刺使之本任其老疾若有過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隸軍頭司甚者黜爲外州軍馬步軍都指揮

禁衛凡五重以親從官爲一重寬衣天武官爲一重御龍弓箭直弩直爲一重御龍骨錄子直爲一重御龍直爲一重凡入禁衛一重徒一年至三年止誤者減二等傳卞嘗誤入禁衛定私罪永叔再爲論奏爲公罪得應制舉

周諫議湛善射弩十發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嘗謂予曰其法雖由審固然亦自有神用今以架服弩施箭其上往往不中

至于用神之專無不同的非神用而何

元昊叛時楊侍讀偕進神楯劈陣刀嘗以步卒五百人試于殿廷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楯刻獸狀設機使開闔所以驚馬亦以禦箭當時人皆非笑之其後王吉陣於兔毛川賊以鐵鷁子束陣弓弩不可施放乃以劈陣刀披其甲豁馬賺馬奔逸墮崖壑死者不可勝計自陝西用兵惟兔毛川勝捷者由劈陣刀也鐵鷁子賊中謂之鐵林騎士以索貫穿于馬上雖死不墮以豪族子親信者爲之

范恪在陝西亦爲有功常挽一石七斗力弓其箭鏃如鏃謂之鏃弓箭羽間勒其官稱姓名往往一箭貫二人者賊甚畏之

東齋記事卷二

東齋記事卷三

丁文簡公度嘗言舉進士時以知制誥爲贄卷旣而復自笑曰是不揆也然其後爲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蓋其所存者從來有素矣初舉人居鄉必以文卷投贄先進自糊名後其禮浸衰賈許公爲御史中丞又奏罷公卷而士子之禮都亡矣

薛簡肅贄謁馮魏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句馮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此也

夏英公竦嘗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則不如文公也

王文正公之爲相也王沂公爲知制誥呂許公爲太常博士知濱州沂公嘗見文正公問君識太常博士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他日復見復問之沂公曰見朝士多稱其才者凡三見三問乃曰此人異日當與公同秉國政是時沂公既有名當世頗以器業自許中不能平因曰公識之耶曰不識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吾見其奏請爾沂公猶不信強應曰諾其後丁晉公旣敗沂公先在中書而許公自知開封府徐參知政事二人卒同秉政沂公乃爲許公言之問其當時奏請乃不稅農器等事也

李參自荆南召欲以爲三司使參政孫夢得抃固執不可曰此人爲主計外臺承風刻剝則天下之人益困弊矣由是遂

改授羣牧使

陝西路轉運使請永興軍秦坊同

在京板無同字

等州官置醋坊王

沂公言權酷之法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今經費之廣未能省去官自造醋細民益見侵奪也

周諫議湛爲鹽鐵判官三司文帳煩冗吏胥蔽欺若不可究者爲之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設帳七千道又括天下隱戶三十三萬發其詭號凡十二種

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麴之類名件煩碎慶歷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取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韓持國知潁川府時彥以狀元及第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

元無官耶自此呼爲簽判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爲秦簽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旣爲判官不可曰狀元巨濟媿謝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暫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門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于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予於秘閣嘗見其演聖通論甚有出於人者而所爲如此豈不惜哉

國朝言水利者惟乾州刺史張繪

京板作張繪

爲有績效之最天

禧末爲江淮發運副使築高郵北漕河長堤二百里旁錮石

爲距分十闔以泄橫流泰州有捍海堰久廢不治與范希文經畫修復之遂命兼知泰州堰成復租戶萬二千七百州人感之爲立生祠

陳公弼知潭州長沙縣部僧有海印者多識權貴人數撓政違法奪民園池更數令莫敢治公弼捕笞之以園池還民又知虔州雩都縣毀淫祠數百區勒巫覡爲良民七十餘家湖南之人掠良人踰嶺賣爲奴婢周湛爲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捉搦及令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家而世少知之蓋亦古之良吏也

仁皇初薛簡肅知開封府上新卽大位莊獻臨朝一切以嚴治人謂之薛出油其後移知成都歲豐人樂隨其俗與之語

喜遊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自號薛春遊欲換前所稱也

薛簡肅公時布一匹三百文依其價春給以錢而秋令納布

民初甚善

一作喜

之今布千錢增其價才至四百其後轉運使

務多其數富者至數百匹貧亦不下二三十匹而貧富俱不
繆矣

鳳州貧民不能葬者棄屍水中雍慎微爲推官以俸錢市曠
地使之葬慎微名明遠閬州人所至有惠政其知櫟陽縣也
涇水舊醴三渠置斗門若干第六第七門久廢而不治而歲
役百夫者凡三十年白府罷之粟邑鎮稅歲六十萬不登者
三十年奏減四十萬清州戶絕絲歲千餘兩代輸者八十年
斥賣之此足以見其宿抱之所存子子方尚書度支員外郎

張職方其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應賞典願竄吾名以聞其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然則爾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乃足乃推二人已死者爲首餘悉貸之不問廓愧起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其簡肅公之壻

王景彝之父博文爲樞密副使月餘而卒景彝亦爲樞密副使月餘亦卒人甚異之故事初入二府者三數月而後辦理事景彝才到卽點檢辦理英皇甚注意禮貌之何天奪之速也

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月吳奎罷樞密副使奎自嘉祐七年三

月除樞密副使累遷禮部侍郎是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在樞府凡三年明年起復奎子大理評事見於延和殿面諭齋詔賜奎而奎固辭從之

王景彝與子同在唐書局十餘年如一日春夏秋冬各有衣服歲歲未嘗更而常若新置至綿衣則皆有分兩帖子綴於其上視其輕重厚薄而以時換易有僕曰王用呼卽在前冬月往往立睡于幄後其不敢懈如此一日送食於其家官中器具用悉典解使之督索旬日而後得景彝卒不知是則效小謹者不可不察其大過嚴之蔽惟小謹之悅至於大過則不聞可不監哉

王景彝嘗謂予曰立朝當以一人爲法予曰君法何人曰曾

明仲然謹約爲近而嚴過之其福壽固弗逮也

水部郎中薛宗孺嘗舉崔庠充京官後庠犯贓宗孺知淄州京東轉運司差官取勘久之會赦當釋是時歐陽永叔參知政事特奏不與原免議者以爲永叔避嫌則審矣自計無乃過乎使宗孺自爲過惡雖奏不原可矣今止坐失舉而不原赦亦太傷恩故宗孺銜之特深以爲一謫爭兩覃恩兩奏薦宗孺簡肅公之姪強幹人也

蔡君謨嘗言宋宣獻公未嘗俗談在河南時衆官聚廳慮囚公問之曰汝與某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對坐上官吏以俗語問之囚始能對又云宋元憲公近之和氣拂拂然襲人景文公則英采秀發三人者久視之無一點塵氣眞神仙中人也

王武恭公德用寬厚善撫御其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間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公皇祐末仁宗以爲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爲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爲伴射使者曰以公爲樞密使富公爲相得人矣上聞甚喜

狄武襄公青初爲延州指揮使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每戰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官至涇原路招討副使上未識其面欲召見之會賊寇邊急止令圖其形以進其後爲樞密使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寇萊公同遊相國寺前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旣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

詣之下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相顧大笑而退因是卜者聲望日消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四人其後皆爲宰相共欲爲之作傳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其人亦可哀哉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逋人飯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隨豈有害之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爲縣捕之急往投隨隨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鉉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至隨爲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如此

石資政中立好談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立其僕卽和云尋常不召猶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其談諧敏捷類皆如此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貴游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坐而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襴衫也蓋見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石之父熙載

京板有大宗時三字

嘗爲樞密副使

景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詩益成二十八字嘲謔云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龍圖者王博文也嘗更大藩鎮開封知府三司使任使一日對上

京板有前字

因敘敷歷之久不覺淚下殿院者

蕭定基也爲殿中侍御史與韓魏公吳春卿王君貺同發解
開封府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因奏事上問之令誦一過宗
道者王宗道也爲諸宮教授及講書凡二十餘年輒于上前
自訴在宗藩二十餘年求進用仲昌者章郇公之從子論科
場不公郇公奏聞牒歸建州當時人以爲雖用古人詩句而
切中一時之事盛傳以爲笑樂

東齋記事卷三

東齋記事卷四

成都府學有周公禮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上壁畫三皇五帝及三代以來君臣卽晉王右軍與蜀守帖求三皇五帝畫像是也其柱鍾會隸書刻其上其屋制甚古非近世所爲者相傳以爲秦漢以來有也殿下有二堂曰溫故曰時習東西相對堂各有碑碑曰左生某石生某皆隸書亦西漢時諸生姓名也其門屋東西畫麟鳳蓋取感麟歎鳳之義其畫甚精亦不知何代所爲蔣密學堂謁廟令圯墁之莫測其所謂也其西有文翁石室其南有高朕石室比文翁石室差大背有石像朕或以爲勝宋溫之璋洗石以辨之乃朕字也音持稟反相傳東漢人也殿之南面有石刻九經蓋孟氏時所爲又爲淺

廊覆之皆可讀也

周公豐殿乃古之學禮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至唐明皇始以孔子爲先聖也

武侯廟柏其色若牙然白而光澤不復生枝葉矣杜工部甫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其言蓋過今才十丈古之詩人好大其事率如此也工部詩及段相國文昌記石龕於廟堂中

大慈寺御客院有唐明皇鑄像在焉又有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其地有瑞草紋謂之瑞草地亦謂之花錦地張乖崖公嘗令剡平之封其門戶後五日開復生如故灩澦堆在夔州江中傳者云與成都石筍根相連往時石筍下熾火而灩澦水沸蓋妄也或云出圖經

劒門山崖壁相傳有誌公和尚隱像戴笠以拄杖擔經望之宛然如真又傳有白檀立崖石上若雪色然予慶歷末得告

歸過劔門關關使羅君天錫遺子香數兩且言有一卒曾爲
井匠由崖縫中以兩肘拐石而上伐一巨枝乃枯柏也其香
酷烈非常柏之類二物者幾千百年行人往來無不瞻仰至
天錫時始知爲柏則誌公亦可知矣

嚴仙觀卽嚴君平拔宅仙處今其地可一二頃陷尺許謂之
嚴仙觀至今有拖腸鼠相傳當時墮地者遺種又云嚴卜真
人乘鶴上昇之地南宋元嘉三年建有七星巖

初孟氏時蜀之邑里常患盜眉州陳氏常依青神縣東山以
避之蜀旣平公弼之祖母史氏議徙族於邑中乃西過江鄰
金釵中流曰今聖天子在上吾不復過此以與賊爲仇也噫
婦人女子乃知喜治如此況賢哲乎可以見一方之人情也

淳化中張鄧公士遜爲梓州射洪縣令會歲旱禱於白崖山
陸使君祠遂雨公立庭下若聽命然須雨足乃退蜀人刻石
記其事於祠中

初蜀人雖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張公詠察其有聞於鄉里者
得張及李畋張達屢召與語民間事往往延入臥內從容款
曲故公於民情無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後三人皆薦於朝
俱爲員外郎而蜀人自此寢多仕宦也

張尚書詠在蜀時米斛三十六文絹疋三百文公計兵食外
盡令輸絹米之餘者許城中貧民買之歲凡若干貧民頗不
樂公曰他日當知矣今米斛三百絹疋三貫富人納貴絹而
貧人食賤米皆以當時價於官無所損益而貧富乃均矣此

張公之惠於蜀之人懷思之不能已也

張尚書再任蜀承甲午庚子年後戶口凋喪久之乃諭僧司
令作大會集四路僧以觀民心與其登耗是時荐更亂離人
家稍復生業公大喜文潞公守成都僧司因用張公故事請
作大會公許之四路州軍人衆悉來觀看填溢坊巷有踐踏
至死者客店求宿一夜千錢自張公至是四五十年間蕃滋
不啻數千百倍地不加廣而人衆如此取之又日益多可不
慮哉初人家門前各以闊狹管認僧衆茶湯其一僧遺袈裟
笠子而去行茶者至衆皆以爲聖僧羅漢爭分袈裟笠子無
子遺者頃之僧還乃登廁來衆大笑復集錢市袈裟笠子償
之至今傳之爲笑

田元均密諫況寬厚明辨其治成都最爲有聲有訴訟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莫不盡得其情故決遣未嘗少誤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蜀州江有硬堰漢州江有軟堰皆唐章仇公兼瓊所作也鮮于惟幾蜀州人爲漢州軍事判官更爲硬堰一夕水暴至蕩然無子遺者蓋蜀州江來遠水勢緩故爲硬堰硬堰者皆巨木大石漢州江來近水聲湍悍猛暴難制故爲軟堰軟堰者以粗焚細石各有所宜也自惟幾改制甫畢工而壞前人之作豈可輕變之哉惟幾名享多學能基又善醫其爲人自強人謂之鮮于第一

文潞公任成都府日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

八處減價糴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糴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如此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塚知府亦爲之出城置會是時薛公奎以是日會於大東門外有戍卒扣鄭龍腦家求富貴鄭卽以銀匙筯一把與之旣出隨以告人至第二巷尾客店升屋放火殺傷人相次都監至捕者益多卒自知不免卽下就擒都監往白薛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斬却民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

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作此事元不預謀者各作一邊於是
不敢動惟首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
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聞遂不及賞
長孺乃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乃敢決如此

廣安軍俗信巫疾病不加醫藥康定中大疫壽安縣太君王
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王氏
不許親爲煮藥致食饌左右爭勸止之則曰平居用其力至
病則不省視後當誰使者王氏之子黎洵錚嘗與予同舉太
學爲予言之儔侑卽其孫也

蜀有孫太古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其性高介不娶
隱於大面山時時往來導江青城故二邑人家至今多藏孫

畫亦藏畫於成都今壽寧院十一曜絕精妙有先君題記在焉又有李懷袞者成都人亦善山水又能爲木石翎毛其常所居及寢處皆置土筆雖夜中酒醒睡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或被上遲明模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爲也又有趙昌者漢州人善畫花每晨朝露下時遶欄檻諦玩手中調采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人謂趙昌畫染成不布采色驗之者以手捫摸不爲采色所隱乃真趙昌畫也其爲生菜折枝果實尤妙三人者平生至意精思一發於畫故其畫爲工而能名於世又有王有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趙昌畫則遣有服事供應之久其畫遂亞於昌其爲人亦精潔有巧思非卒之流輩也黃筌黃居寀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爲翎毛其家多養鷹鵠觀

其神俊以模寫之故得其妙其後子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者既多養鷹鵠則買鼠或捕鼠以飼之又其後世有捕鼠爲業者其所置習不可不慎人家置博奕之具者子孫無不爲博奕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置習豈可以不慎哉予嘗爲梅聖俞言聖俞作詩以記其事

蜀有朝日蓮蔓生其花似蓮而色白其大如錢人家以盆貯水而植之朝生於東夕沈於西隨日出沒可以測候時刻又有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則動搖如舞狀以應拍節唱他曲則不然予熙寧乙卯還鄉見朝日蓮日出則出日沒則沒無東西也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此傳者過爾

蜀江有鹹泉有能相度泉脈者卓竹江心謂之卓筒井大率

近年不啻千百井矣每筒日產鹽數百斤其少者亦不下百
斤兩蜀鹽價不賤信乎食口之衆

蜀之產茶凡八處雅州之蒙頂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
州之中壘彭州之壩口漢州之楊村綿州之獸目利州之羅
江然蒙頂爲最佳也其生最晚常在春夏之交其芽長二寸
其色白味甘美而其性溫暖非他茶之比蒙頂者書所謂
茶蒙旅平者也李景初與予書言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
有神物護持之其次羅村茶色綠而味亦甘美

蜀之蚊蚋惟漢州爲最著瀕水處蛙聲亦爲多唐相房公琯
作西湖無蚊蚋及蛙聲周禮蠲氏掌去鼃鼃焚牡鞠以灰灑
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殆用此術然不載蚊蚋

東齋記事卷四
之禁如何而同歷數百年其術不衰子熙寧乙卯宿西湖雖
無蛙聲然有蚊蚋或云近始有或云誤傳

東齋記事卷四

東齋記事卷五

英宗皇帝未生濮安懿王夢二龍戲日旁俄與日俱墜以衣承之大纔寸許將納於佩囊忽失所在久乃見於雲中一龍人言曰我非汝所有生之夕又見黃龍數四出入臥內豈不神異哉

仁宗朝原國公承炳冬至侍宴於崇政殿仁皇數以酒屬之不敢辭遂醉卽廷中賜輦親視其升勅御士送還邸明日遣內人問起居以輩行呼而不名之公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雉扇前導悟而告家人曰吾數盡矣具冠帶將朝而卒有堂吏嘗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閱火山軍解文無姓劉人明年劉燁作狀元燁能作賦有聲場屋人不以行許之歷

江寧河中簽判卒

馮當世參政之父式爲左侍禁以終當世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旣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爲荆南通判視其所題無一字差者是所謂知子者矣

王珪母李氏嘗謂人曰吾兒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異日房元齡杜如晦到其家李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自孟母擇鄰之後無復有賢德之母光於史牒珪母乃以交之賢卜其子之貴噫知子莫若父未聞有母之知子也異乎哉

孫夢得參政初名貫字道卿嘗語子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

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有
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忬旣寤遂改名忬因字夢得又
數日至華陰與數同人詣金天帝廟乞靈且求夢夜中夢明
臆下草制詔諸人相慶曰他日爲知制誥翰林學士矣雖未
以爲信然乃陰自喜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爲集賢院知制
誥如其夢云又言某初得此夢甚喜及才作翰林學士頗嫌
之矣人心是無厭也是時夢得已爲參知政事俸祿差厚其
與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費過之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卽夢登鼓角樓
憑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
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旣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

將所說同人遂以君謨爲蛇精

魯公生日放生以蠃蛤之類以爲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旣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箬者卽遣人放之是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間家人市一巨鰲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姥告乞命怪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鰲也卽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則太史公記宋元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廚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然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暴天物則可矣沈文通以龍圖侍講知杭州州人好食蝦蟇文通一切禁之終二年人不敢食蝦蟇亦不生及文通代去其禁遂弛而復生如故此物理之不可

致詰者也

三司副使陳洎既卒數下語處其家事今三司使薛公向洎大勅舉轉京官居處密邇因謂其子下語時幸一相報一日二更後來報薛薛因往才至廳上洎卽云薛殿丞在廳上請入來薛遂入謂之曰以副使平生且將享遐壽至大位何爲止此洎曰有罰惟犯上帝與不孝則然薛因謂曰公平生未嘗有犯上帝與不孝事何爲有罰曰上帝則不犯然三世不葬矣所憑而下語者小婢才十二歲耳

嘉祐末一婦人牽羊羊有三口其二近耳亦能食物以青布幕之得錢則褰以示人

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時微風不知

所從來觀鳥之所向則可知矣

蜀有鮒魚善緣木有聲如啼兒孟子所謂緣木求魚者以其不可得也是亦未聞者矣

王崇班滿嘗言治平中京師有兩鮭魚墮於木上此爲異矣江湖間築池塘養魚苗一年而賣魚插竹其間以定分數而爲價直之高下竹直而不倚者爲十分稍欹側爲九分以至於四五分者歲入之利多者數千緡其少者亦不減數十百千

京師大水時城西民家油坊爲水所壞水定後甕中得魚千餘斤與油價相當

宋君垂嘗言嘉陵江上見二鷗擲卵相上下以接之蓋習其

飛也其胎教之意乎白子儀言亦然又言翹羽未成則躍出巢穴往往墜崖下死蓋其天性俊勇于應之曰是亦躁進之類也

白子儀言歸峽間多虎能役使鬼一日昏夜叩人門作人言出應之攫之而去人言者乃鬼也既食人又能攝其魂而役使之或見其形或聞其聲皆強魂也

白子儀爲予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皮之并其子賣於龍泉蕭氏其子號呼數日不食蕭百端求其所嗜飼之乃食又待旬月示以母皮跳躑大呼又不食數日而斃其天性也如此況於人乎蕭嘗舉進士失其名爲作孝猿傳

予嘗於朝天嶺見猴數百千連手而下飲於嘉陵江既飲復

相接而上周匝而後已最大者二其一居前其一居後若部將領然甚小則母抱持而下彼中言曰每盜人麥禾則以蔓纏其身以插其莖稗人有得其藏者謂之胡孫倉可以致富蓋麥禾果實無不有者

叩竹鞭以箠馬則愈久而愈潤澤堅韌以擊猫則隨節折裂矣

鐵礎以鍛金銀雖百十年不壞以椎皂莢則一夕破碎王右軍帖嘗言獨活無風則不動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溼出水則溼可以見矣入水則乾何以驗之乎

歸州民家自漢王昭君嫁異域生女者無妍醜必灸其面至今其俗猶然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爲夫婦生八男子則前史所謂迭爲君長者也此事得於趙志忠志忠嘗爲契丹史官必其真也前史雖載八男子而不及白馬灰牛事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馬予嘗書其事於實錄契丹傳王禹玉恐其非實刪去之予在陳州時志忠知扶溝縣嘗以書問其八男子迭相君長時爲中原何代志忠亦不能答而云約是秦漢時恐非也

張文裕言契丹嘗云其北室韋人皆三眼見二眼者則驚怪之又言有牛蹄突厥今永寧軍庫中有突厥脚二皆牛蹄也然前史書室韋突厥傳並不載之

蕭慶嘗言契丹牛馬有熟時有不熟時一如南朝養蠶也予

問其故曰有雪而才露出草一寸許時如此則牛馬大熟若無雪或有雪而沒却草則不熟蓋契丹視此爲豐凶戎瀘戎人謂掃地爲宰沒坤坤地也宰沒掃也

東齋記事補遺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上曰
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媿服

仁宗皇帝將祫饗韓持國爲禮官建言皇后廟孝章淑德章
懷神主不當合食於太廟下待制以上議議者凡十餘人孫
夢得武平仲楊侍講向龍圖劉原甫王景彝何聖從以爲當
食太廟歐陽永叔楊叔子華長文唐子方包希仁錢資元盧
公彥以爲當從持國論卒爲二議以上朝廷以爲日迫且依
舊合食須後別議而武平仲當草詔其辭竟主其所議自後
亦不復議皇后別廟者以其不可入太廟也合食而入太廟
又何必爲別廟哉其議論之難合也若是

張尚書守蜀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實封與僧正云俟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兔褐繫草縗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像於府治及寺觀中

曹太尉瑋知秦州西番內寇是時公方灼灸才數壯猝起應敵指揮號令及事定灸瘡愈癰大數寸蓋用氣力使然也曹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卽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大帥料敵如此

毬路金帶俗謂之笏頭帶非二府文臣不得賜武臣而得賜者惟張耆爲樞密使李用和以元舅王貽永爲駙馬都尉李

昭亮亦以戚里四人者皆兼侍中出於特恩范文正鎮青社
會河朔艱食時青賦在博州置場收納民大患輦置之苦而
河朔斛價不甚翔踊公止戒民本州納價每斗三鍰給鈔與
之俾簽幙者輓金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
之婦翁也攜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齋巨榜數
十道介其境則張之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簽幙稟教
行及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誘貿者山積不五日
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
像祠焉

文潞公嘗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
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某有壻爲縣中巡檢幸

公庇之又言曰某非獨敢奉干亦有以奉助某嘗知其邑戶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影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潞公至姓張人事已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爲此人所持計君之來必辨之矣於是盡得其姦狀上於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

王安簡公奏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河北咽喉先朝用才如何承矩護邊累年官止諸司使又刺史李允則凡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用人太輕而賞典過厚非制敵之術公爲御史中丞嘗留百官班以廷爭張堯佐事仁皇急遣使爲止之罷堯佐官充景靈宮使

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絕時豫給緡錢

貨之至夏秋輸絹於官預買絹紬蓋始於此

契丹有焉見善者於接伴勸酒見善曰勸酒當以其量若不
以量如徭役而不分戶等高下也以此知契丹徭役亦以戶
等中國可不量戶等役人耶大戶小戶必以此出也

張文孝公觀性沈靜未嘗行草書自詠詩云保心如止水篤
行見真書人以爲着題

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
棊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節大抵不足則誇也

劉隨待制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胡旦作大硯可數尺錢其旁曰朱胡旦作漢春秋硯遺命埋
塚中

史中暉之母張氏能知人觀其所爲而知其貴賤貧富文潞公張杲卿高敏之初舉進士時皆館其家張氏極禮待之言潞公杲卿敏之大貴且有名及達皆如其言中暉名昭爲光祿卿

于彭年深於術數一日有報杜祁公作相者彭年曰百日宰相後如其言彭年名壽

周式贇薛簡肅所業庭松詩云花前嫫母陋雪裏屈原醒公大稱之

王質知蔡州毀吳元濟廟立狄仁傑李愬像號雙廟

故老能道蜀時事云天兵伐蜀蜀主大懼合廷臣謀所以拒天兵者費鐵嘴越班而對衆謂鐵嘴不獨有口才兼有膽勇

諦聽之乃云是臣則斷定不敢於是衆笑而退

荔枝熟人未采則百蟲不敢近人纔采則百鳥蝙蝠之類無不殘傷故采荔枝者日中而采之

成都十邑惟新繁稅平初定稅時有姓趙者相地肥瘠以爲稅入輕重之數至今人謂之趙均平

有諫議周恂者知安州時一日之園管園吏見一大蛇垂於欄楯之上熟視之乃周恂醉而假寐也于壽亦嘗言周恂於相法爲蛇精也

世言棘能辟霜蓬能碎砂物理相感也有蓬生處則砂不聚花果以棘圍之則茂

世言疥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喜得於人義也令人兩手揩擦

禮也生指罇骨節間智也癢必以時信也予嘗患此自十一歲至於十九歲方愈今六十有六復患知五德爲最詳故錄之

東齋記事補遺終



